

Provisional

仅限与会者使用

25 June 2018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国际法委员会
第七十届会议(第一期会议)

第 3403 次会议临时简要记录

2018 年 5 月 15 日星期二上午 10 时在纽约总部举行

目录

条约的暂时适用(续)

本记录可以更正。

更正请在一份备忘录内，以一种工作语文提出，并反映在记录文本上。更正请尽快送交文件管理科科长(dms@un.org)。

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18-07821 (C)



请回收



出席：

主席： 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

委员： 阿圭略·戈麦斯先生
奥雷斯库先生
西塞先生
埃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女士
加尔旺·特莱斯女士
戈麦斯—罗夫莱多先生
格罗斯曼·吉洛夫先生
哈苏纳先生
哈穆德先生
黄先生
贾洛先生
莱赫托女士
村濑先生
墨菲先生
阮先生
诺尔特先生
奥拉尔女士
瓦扎尼·恰迪先生
朴先生
彼得先生
彼得里奇先生
拉吉普特先生
赖尼希先生
鲁达·桑托拉里亚先生
萨博亚先生
斯图尔马先生
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
瓦科先生
迈克尔·伍德爵士

秘书处：

卢埃林先生 委员会秘书

上午 10 时会议开始。

条约的暂时适用(议程项目 5)(续)(A/CN.4/707 和 A/CN.4/718)

主席请委员会继续审议关于条约的暂时适用的第五次报告(A/CN.4/718)。

朴先生说,他谨对特别报告员的报告和秘书处关于条约的暂时适用的备忘录(A/CN.4/707)表示赞赏。该备忘录在分析各国和国际组织实践的基础上,明确阐述了双边和多边条约在暂时适用方面的相似之处和重要差异。

特别报告员的报告第一章载有关于各国观点和实践的有用信息。应继续收集有关各国和国际组织相关实践的信息,以便为进一步开展这项专题工作奠定坚实基础。报告第 30 段引用的法国总理府公告值得特别关注,其中禁止在协议可能影响个人的权利和义务时的暂时适用。在这方面,他指出第五次报告没有涉及载有个人权利的条约的暂时适用问题,尽管特别报告员在第四次报告(A/CN.4/699)中表示会涉及。目前尚不清楚特别报告员在这方面的打算;也许他认为上述情况是限制条约暂时适用的一个可能原因。

第二章提供了关于国际组织暂时适用条约的重要见解。

关于第三章,他说必须认真对待拟议的两项新准则草案,即 5 之二(提具保留)和 8 之二(条约或条约的一部分因违约而终止或暂停暂时适用),因为没有发现这两个领域的任何国家实践。他原则上支持列入准则草案 8 之二,因为它的存在理由与准则草案 8(在通知无意成为缔约方时终止)不同。考虑到这两项准则草案之间的逻辑关系,他建议把它放在准则草案 7(违约责任)之前。

准则草案 8 之二仍有改进的余地。双边条约和多边条约应分开考虑,因为虽然该准则草案按其目前的行文可适用于双边条约,但就多边条约而言,可能有必要对所有同意暂时适用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同意暂时适用的国家与未同意暂时适用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同意暂时适用的国家与条约已经对其生效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予以分别考虑。

此外,准则草案 8 之二有点过于简单化,因为它没有考虑到 1969 年和 1986 年《维也纳公约》第六十条(条约因违约而终止或停止施行)未涵盖的可能情况。例如,在 A、B、C 国缔结多边条约且 A 和 B 国同意暂时适用的情况下, C 国,即未同意暂时适用的缔约国能否以 A 国有重大违约行为、给 C 国造成影响为由,停止条约或条约之一部分的暂时适用,这一点并不清楚。因此,不妨考虑扩大准则草案 8 之二的范围,以涵盖这种情况。在这方面,1969 年《维也纳公约》第十八条(不得在条约生效前妨碍其目的及宗旨之义务)具有相关性。

关于准则草案 5 之二,他说,关于对条约的暂时适用提出保留的辩论必然具有假设性和理论性,因为并未发现这种实践。他同意报告第 69 段中的说法,即为谨慎起见,有益的做法是增加一项关于此问题的准则草案。由于条约或条约一部分的暂时适用在有关国家之间产生的法律效力与条约生效相同,因此保留制度没有理由不适用于暂时适用期间。

他同意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第 72 段表述的观点,即没有必要就条约修正案的暂时适用问题提出一项准则草案。

他注意到报告第四章中提出的一套非详尽无遗的示范条款,并注意到特别报告员在第 73 段指出,示范条款的想法得到了各国的广泛支持。在他看来,提出示范条款可能会产生积极和消极两种结果。考虑到暂时适用有时必要并且重要,示范条款可能不无助益。但是,它们也可能给人以委员会主张暂时适用的错误印象。联合国拟订的示范条款通常采取两种形式:一是促进在国内层面执行国际法的示范条文,如《打击有组织犯罪示范立法条文》,二是示范条约,如《引渡示范条约》。在这两种情况下,目标都是鼓励各国通过某些法律或条约。此外,委员会将其 1958 年《仲裁程序示范规则》称为各国可在缔结双边或多边仲裁协定或将特定争议提交特别仲裁方面用作示范的一套条款草案。鉴于这一情况,拟订关于暂时适用的示范条款可能表明委员会希望鼓励各国暂时适用条约或条约的一部分,而实际上委员会委员一致认为,暂时适用的大量使用可能会削弱对双边和多边条约正式生效的控制,并且因其导致缔约国之间的关系复杂化

而造成不必要的法律混乱。可能需要作出进一步的解释，以澄清这一问题。此外，委员会应当考虑仅为准则草案 4(协议形式)设想的各种协议形式中的一种形式即单独的协议提出示范条款是否适当，因为该项准则草案也涵盖国际组织通过的决议以及各国和国际组织的单方面声明。

关于本套准则草案，他首先重申了他的观点，即为了明确起见，准则草案不应在同一句中提到各国和国际组织。他希望委员会在一读通过准则草案后重新审议这个问题。其次，虽然他认识到特别报告员热切希望委员会在本届会议完成对准则草案的一读，但他认为必须先解决若干问题。例如，如果暂时适用条约影响到未同意暂时适用的国家的权利或义务，则可以类比适用 1969 年《维也纳公约》第三编第 4 节(条约与第三国)，尽管在这种情况下，“第三国”一词除了包含非条约缔约国外，还将包括未同意暂时适用的国家。

加尔旺·特莱斯女士对特别报告员的报告中所载的大量信息表示感谢，她说，她相信委员会能够在本届会议上完成对关于条约的暂时适用的准则草案的一读，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实际意义的专题，从第六委员会上一年的辩论引起的关注中可以看出。由于国际交易日益加快，暂时适用条约的情况越来越频繁，暂时适用条约已转化为各国和国际组织的大量实践，秘书处 2017 年关于该专题的备忘录对此作了有益的调查。尽管存在这种增长趋势，但应当铭记的是，暂时适用仍然是自愿的——这点得到一些国家的强调，但没有反映在单独的准则草案中，也没有在准则草案 1 和 2 的评注中得到充分强调。在一读，至少是二读时仍应适当注意这一问题。她注意到特别报告员就各代表团在第六委员会就委员会 2017 年第六十九届会议暂时通过的准则草案 4、6 和 8 表达的意见所作的评论，随时准备在本届会议期间或稍后阶段，在起草委员会中对此作进一步的讨论。

关于拟议的新准则草案，她说，她不反对增加准则草案 8 之二——由于该领域明显缺乏实践，特别报告员为谨慎起见，将其提交审议——但是，考虑到 1969 年和 1986 年《维也纳公约》第六十条规定的详细制度，需要对其确切行文和影响进行认真分析。同样，虽然她不反对增加准则草案 5 之二，但考虑到两

项《维也纳公约》第十九至第二十三条规定的复杂制度，也有必要认真分析其确切行文和影响。在这方面，她注意到特别报告员尚未发现有任何条约规定在暂时适用时提具保留，也未发现有暂时适用条款提到提具保留的可能性。此外，委员会 2011 年《对条约的保留实践指南》虽然非常详细，也没有包括这种可能性。

尽管有一些关于暂时适用条约修正案的相关实践，但特别报告员决定不提出关于该问题的新准则草案，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已为准则草案 4(b)项所涵盖——虽然该项未明确提及条约修正案。由于这一问题在国际组织的实践中频繁出现，并且条约设立的主管机构经常作出关于暂时适用修正案(即使条约本身没有提及)的决定，她认为宜拟订一项新的准则草案来处理这个问题，或者至少修订准则草案 4(b)项，使这种可能性更加明确。

她赞成列入示范条款，因为它们对各国和国际组织起草暂时适用条款具有实际效用。她总体上支持示范条款草案 1、2、3 和 4 的案文，但建议再添加一项示范条款草案，反映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实践中的一些例子，如特别报告员的报告附件所列，其中提到缔约方的“宪法规定”是可能暂时适用条约的先决条件。所添加的示范条款的行文可以大致如下：“如果其宪法规定允许，任何缔约方均可暂时适用本协定。应将根据本款暂时适用本协定事宜通知保存人”。另一种选择是列入另一套提及“缔约方宪法规定”的示范条款。

她支持示范条款草案 5、6、7 和 8，认为所有拟议的准则草案和示范条款均应提交起草委员会，同时考虑到全体会议辩论。她期待完成对该专题的一读。其成果作为实践指南，将是一项重要贡献，对于实施 1969 年和 1986 年《维也纳公约》第二十五条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

墨菲先生说，他感谢特别报告员的报告和口头介绍。他还感谢秘书处编写和提交关于条约的暂时适用的备忘录，该备忘录提供了关于暂时适用的法律依据以及暂时适用的开始、范围和终止等方面的非常有用的信息。他希望特别报告员考虑到各国在第六委员会辩论期间对评注提出的改进，特别是扩大评注中所载的国家实践范例、列入秘书处备忘录中所提范例的想法。

他不支持将准则草案 5 之二提交起草委员会，原因有几个。首先，列入关于保留的“不妨碍”条款可能意味着准则草案也“不妨碍”条约法的许多其他方面，因为它们与暂时适用有关。

第二，提到“国家或国际组织提具保留的权利”似乎超出了 1969 年《维也纳公约》的范围，该公约没有提到任何保留的权利，实际上在某些情况下还禁止保留。

第三，如报告第 67 段所指出的，特别报告员尚未发现有任何条约规定在暂时适用时提具保留，也未发现有暂时适用条款提到提具保留的可能性，秘书处也未确定有任何条约规定对暂时适用提具保留的情况，或某国已对正在暂时适用的条约提具保留的任何案例。因此，准则草案 5 之二的依据仅仅是关于有可能对暂时适用协议提出保留的推测。在这方面，值得回顾的是法国代表 2017 年在第六委员会就这一专题所作的发言中提出的强烈警告。委员会若通过没有相关国家实践的准则草案，在法国看来，委员会是在其任务范围之外运作。无论情况是否如此，但从各国或国际组织缺乏实践这一点可以合理地得出结论，即与准则草案 5 之二相反，不允许对暂时适用的保留，除非暂时适用协议另有规定。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他认为准则草案第 5 条之二主张一国或国际组织能够就条约的暂时适用提具保留是不正确的。这方面有一个时间问题，因为暂时适用协议将在条约生效前作出，此时的保留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并不明显，至少按照《维也纳公约》的设想是如此。此外，关于有权对暂时适用协议提具保留的主张似乎完全基于以下想法：如果可在同意受条约约束时作出保留，那么类比之下，也可以在同意暂时适用条约时作出保留。不过，考虑到时间问题，这种情况可能与 1969 年《维也纳公约》第十八条(不得在条约生效前妨碍其目的及宗旨之义务)所产生的情况类似。根据第十八条，一国不得在签署或交换文书时就其不妨碍条约目的及宗旨的义务作出保留。因此，仅靠类比不足以对是否可能对暂时适用作出保留的问题提供明确的答案。

除时间问题外，还有协议性质的问题。虽然协议的具体条款是需要考虑的最重要因素，但将大多数(如

非全部)暂时适用协议解释为隐含地排除保留似乎是合理的。大多数暂时适用协议可视为与《维也纳公约》第十九条(a)项和(b)项规定的协议相当，这两项禁止某些保留。当两个国家商定暂时适用双边条约时，情况尤其如此，如俄罗斯联邦和美利坚合众国商定的对《关于进一步裁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措施的条约》的暂时适用。无法推断在两国达成暂时适用条约的双边协议后，一国随后可以提出任何保留。协议隐含性地排除了这种做法。多边条约通常也是如此。一个国家当然可以拒绝达成暂时适用协议，但看不出一国可以签订这样一项协议然后又通过保留拒绝暂时适用该条约或条约的一部分，除非协议规定了这种可能性。在排除对基本协议的保留方面尤其如此，就像《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情况那样，但没有理由认为各国可以通过保留改变暂时适用任何多边条约的协议中的条款。他认为，村濑先生在对准则草案的评论中提到的《能源宪章条约》似乎不允许这样的保留。该条约第 45 条第 2 款规定，“任何签署国可在签署之时，向保存人提交一项无法接受暂时适用的声明”，其中涉及的不是 1969 年《维也纳公约》意义范围内的保留，而是从一开始就不接受暂时适用协议的决定。因此，拒绝接受暂时适用协议似是避免暂时适用的唯一手段。

即使假定有可能对暂时适用协议提具保留，则其适用哪些条约法规则也不清楚。必须确定保留是否有可能违背条约的目标和宗旨，以及是否有可能违背暂时适用协议的目的和宗旨。此外，鉴于暂时适用的不寻常性质，有一点尚不清楚：是暂时适用协议的所有其他当事方都必须接受保留，还是仅有一个当事方接受就可以了。还有一个问题是，当事方的接受是否既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是默示的，如果可以默示接受，则 1969 年《维也纳公约》第二十条第五款规定的十二个月规则是否适用。

鉴于上述情况，他认为，准则草案 5 之二草案暗含的一国对条约提具保留的权利在暂时适用方面也存在这一点没有根据。至少，该条准则草案所产生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要多得多，而实践的缺乏使得这些问题无法回答。因此他不支持将这项拟议准则草案提交起草委员会。可在评注中提供必要的指导。他支持特别报告员倾向于对报告第 70 至 72 段所述条约修正

案的暂时适用问题采取的办法，这也是处理保留问题最适当的方式。

关于准则草案 8 之二，他说，如特别报告员所指出的，没有任何关于因违约而终止或暂停条约或条约一部分的暂时适用的实践。其原因似乎是显而易见的：根据准则草案 8，除另经协议外，一国只要通知其他国家其无意成为条约缔约方，就可以很容易地终止它对条约的暂时适用。没有必要主张存在重大违约行为。缺乏实践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维也纳公约》第二十五条没有考虑因重大违约而终止的问题。将该条解读为包含这一概念是有问题的，因为这种概念表明，除非违约是重大违约，否则一个国家不能终止暂时适用，而实际上第二十五条的目的是允许终止，无论是发生了重大还是非重大违约行为。此外，如果准则草案假设基于重大违约而终止或暂停暂时适用协议，则会产生为什么不基于《维也纳公约》规定的其他理由终止暂时适用的问题。这些理由包括：有关国家之间的同意(第五十四条)、不可能履行(第六十一条)、情况发生改变(第六十二条)或出现新的强行法规(第六十四条)。另外还会产生为什么不参照《维也纳公约》第四十六至第五十三条，拟订关于暂时适用协议无效的准则草案的问题。

拟议准则草案 8 之二的另一个问题是，它简单地交叉引用了 1969 年和 1986 年《维也纳公约》第六十条，而实际上，并不能脱离关于必须遵守的终止或暂停程序的相关条款来看待第六十条，其中包括将主张通知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或组织的答复(第六十五条)，以及强制性争端解决(第六十六条)。他还同意村濑先生和朴先生的意见，认为在协议已经对一些国家生效，而其他国家尚未成为条约缔约方、只是暂时适用的情况下，基于重大违约的终止问题是非常复杂的。

简言之，似乎不宜设想关于因违约而终止或暂停条约或条约一部分的暂时适用的法律，特别是在以这种分散方式和缺乏相关实践的情况下。因此，他不支持将拟议的准则草案 8 之二提交起草委员会。终止或暂停、保留和修正均可在评注中论及，或许可以指出，尽管没有任何实践，但各国如果愿意，当然可以在其暂时适用协议中涉及这些问题。虽然奥地利、巴西、

捷克共和国、希腊、荷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新加坡、斯洛文尼亚和西班牙等国已要求进一步探讨终止问题，但它们似乎并未寻求对重大违约及 1969 年和 1986 年《维也纳公约》中规定的其他终止理由进行讨论。相反，它们注意到准则草案 8 没有承认终止暂时适用的最明显的情况，即条约的生效。因此，起草委员会似宜考虑在这方面修改准则草案 8。

关于报告第四章，他说，经过几年讨论后，终于看到了印刷的示范条款草案，这一点是有益的。但是，在仔细审查了这些提案后，他不再认为委员会应当为了制定自己的示范条款而试图综合现有的实践，至少在没有足够时间来完成这项任务的情况下是如此。他担心拟订准则草案期间出现的同样问题会妨碍起草示范条款的尝试。此外，如果起草委员会匆忙完成这项任务，结果可能会拟订毫无帮助，并如村濑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似乎可能与准则本身相冲突的不当示范条款。例如，在示范条款草案 1 中，“随后日期”的提法令人困惑，因为暂时适用的开始日期必须在订立协议时而不是随后的日期确定。如果其意图是允许在暂时适用的开始日期方面具有灵活性，则“自签署之日(或商定的任何随后日期)”一语应改为“[自签署之日起][自[插入日期]起]”。示范草案第 6 条也不清楚。它提到通知“其他国家”，但不清楚这一短语是指谈判条约的国家、通过条约的国家还是暂时适用条约的国家。他建议，委员会不应试图起草示范条款，而是应编写准则草案的附件，其中载有关于暂时适用的条款的实际例子，可根据秘书处备忘录中使用的类别进行分组。在选择这些例子时，委员会可以排除令人困惑或含糊不清的条款。他很高兴听到委员们对这一建议的意见。

他欢迎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第 14 段及其口头介绍中指出，各代表团对已经暂时通过的准则草案的评论将指导委员会和起草委员会内部的讨论。在这方面，他认为完成一读之前，起草委员会应审查引起一些政府严重关切的若干准则草案。加亚先生 2009 年对关于国际组织的责任条款草案的一读所采取的做法提供了先例。他希望特别报告员在总结辩论时对这种做法表示支持。

各国提出的最重要的关切也许与准则草案 6(暂时适用的法律效力)的措词有关。奥地利、巴西、中国、

法国、希腊、新西兰、波兰、罗马尼亚、新加坡、西班牙、联合王国、美国、越南和欧洲联盟代表团都对该项准则草案的行文表示怀疑，或指出需在评注中作进一步的解释。其中一些代表团表示，准则草案与评注相矛盾。如新西兰代表团所指出的，如果条约的暂时适用具有与条约生效相同的法律效力，则会损害生效规定，而这些规定对于维护议会民主和普通法体系中的法治至关重要。为消除这些关切，他建议重拟准则草案 6，把重点放在暂时适用协议的约束性上，因为任何法律义务正是来自这些协议。一种可能的表述是：“关于暂时适用条约或条约一部分的协议产生适用该条约或条约一部分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义务”。

准则草案 3(一般规则)也可以根据各国的评论意见加以改进。斯洛文尼亚提出了一个好主意，即使用主动句而非被动句，这样该准则将改为：“各国或国际组织可以在条约中商定，或以其他方式商定于条约生效前，在某些或所有国家或国际组织之间暂时适用条约或条约的一部分”。

阿尔及利亚、法国、希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美国、越南和欧洲联盟强调，准则草案 4(b)项在国际组织的决议或国家或国际组织的声明在哪些条件下可构成暂时适用条约的协议方面，不够明确。特别是，它们认为在如何表示接受这种协议方面不清楚。因此值得考虑的是，(b)项是真的有用，还是可以删除。如果予以保留的话，也许应改为：“反映所有国家或有关国际组织同意的任何其他办法或安排。”

最后，他赞成将现有的准则草案提交起草委员会加以完善，以期在本届会议完成一读。特别报告员认为委员会工作的最终结果应为“条约的暂时适用指南”，他对此持开放态度。

村濑先生说，鉴于墨菲先生的意见，他确信特别报告员就准则草案 5 之二所讨论的保留与条约法规定的保留并不完全相同。然而，考虑到在尤科斯环球有限公司(英属曼岛)诉俄罗斯联邦案中，俄罗斯联邦犯下错误，未按《能源宪章条约》第 45 条第(2)款作出不适用暂时适用条款的声明，应在准则草案中具体处理暂时适用条约的不适用问题。

奥雷斯库先生说，虽然特别报告员在其报告中适当地提出并注意到第六委员会对准则草案及其评注的评论，但最好看到对这些评论的更多分析内容。他欢迎在报告中列入关于国际组织(即法语国家国际组织、国际劳工组织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实践的更多信息，以及条约及其暂时适用方面的例子，如《欧盟与加拿大全面经济贸易协定》。列入拟议的暂时适用示范条款，对国家和国际组织予以指导也是一项有益的举措，但特别报告员表示，这些条款应足够灵活，不就有关国家或国际组织的意愿或在相关实践中观察到的广泛可能性作出预断。

他不完全赞成特别报告员在其报告第 79 段表达的观点(其中特别提到欧洲联盟)，即有时首选暂时适用，原因更多的与其国内而非国际法律效力有关。这两种效力不能严格分开，事实上，有时候一项条约需要在国内实施才能产生国际效力。此外，为了从这个角度评估欧洲联盟实践的相关性，必须考虑到其法律秩序的特殊性、每个成员国的国家法律秩序与欧盟层面的法律秩序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这两种法律秩序间的相互关联。他很高兴特别报告员再次确认他打算制定实践指南，作为暂时适用条约的用户的一个实用工具。

他建议将拟议的准则草案 8 之二改写如下：“严重违反正在暂时适用的条约或条约的一部分，则未被履行义务的国家或国际组织有权分别根据 1969 年和 1986 年《维也纳公约》第六十条的规定，终止此类暂时适用或暂停施行条约或条约的一部分”。提及未被履行义务的国家或国际组织，而不是有关国家或国际组织，不仅更清楚地说明哪些国家或国际组织有此权利，而且还简化了案文，表明违约使国家或国际组织有权终止或暂停，而不是有权“以违约为由，终止和暂停……”。此外，虽然他知道“全部或部分施行条约”这一说法直接基于两项《维也纳公约》的第六十条，但他认为最好将其改为“条约或条约一部分的适用”，因为“适用”一词在《维也纳公约》中也得到广泛使用，并与该专题的标题相对应，使案文更加清晰，而且“条约或条约的一部分”与准则草案 8 中的用语更加一致。另外，可能应在案文中对双边条约和多边条约情况下的终止或暂停加以区分。关于准则草案第 8 条之二的评注，列出终止适用和暂停适用的例子将是有益的。最后，鉴于特别报告员无法确定与 1969 年

《维也纳公约》第六十条的要求有关的任何实践，并认为秘书处的备忘录也确认这方面明显缺乏实践，因此需要进一步努力，以确定相关实践。

同样，虽然他对修改准则草案 5 之二的拟议案文没有什么建议，但需进一步努力确定提具保留方面的相关实践，同时铭记特别报告员尚未发现有任何条约规定在暂时适用时提具保留，也未发现有暂时适用条款提到提具保留的可能性，秘书处在其备忘录中也未确定有条约规定对其暂时适用提具保留或某国已对正在暂时适用的条约提具保留的任何案例。关于修正案问题，他同意特别报告员的意见，即不需要一项准则草案。

关于示范条款草案，他对拟议案文表示欢迎，但对示范条款草案 7 和 8 的必要性表示怀疑，他认为这两条是多余的。没有必要在条约中列入这类规定，因为暂时适用的目的是，暂时适用整个条约或条约一部分的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应按照与有关国家或国际组织的协议，遵守条约的所有规定。

最后，他再次对特别报告员的工作表示感谢，并说，鉴于他所提出的考虑和选择，他赞成将准则草案提交起草委员会。

阮先生说，特别报告员的优秀和非常全面的报告中所载的两项拟议新准则草案考虑到了委员会委员的意见和评论，以及第六委员会就因违约而终止或暂停条约的暂时适用以及提具保留这两个相关问题发表的意见。拟议示范条款以现有条约的有关条款为基础，对决定暂时适用条约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具有实际效用。

他同意特别报告员关于准则草案 5 之二的意见，即原则上，自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同意暂时适用条约或条约一部分之时起，任何因素都无法阻挡它提具保留。但是，他不同意特别报告员的解释，即他的观点是基于以下事实：条约的暂时适用产生法律效力；保留的目的正是要排除或改变条约的某些规定适用于提具保留的国家时产生的法律效力。首先，应注意一种观点，即 1969 年《维也纳公约》中规定何时可以提具保留的第十九条没有提到暂时适用，因此，自同意暂时适用条约或条约一部分之时起提具保留与该条款不一致。其次，准则草案 5 之二所设想的情况下的保

留，其目的正是为了排除或改变一国暂时适用条约或条约之一部分但不暂时适用条约某些规定时，这些规定的适用对该国产生的法律效力。第三，对暂时适用条约或条约一部分的保留适用于国家和国际组织，而不仅仅适用于国家。因此，为避免与 1969 年《维也纳公约》第十九条不一致，需要在评注中对准则草案 5 之二加以澄清，该草案旨在解决对暂时适用条约或条约一部分的保留问题，而不是对条约本身的保留。此外，由于上述第十九条未提及暂时适用，因此“根据 1969 年和 1986 年《维也纳公约》”等字不应出现在准则草案 5 之二或其评注中；相反，特别报告员应明确说明两项《维也纳公约》的哪一条可以比照适用于对暂时适用条约或条约一部分的保留。

关于准则草案 8 之二，他说，由于 1969 年和 1986 年《维也纳公约》第六十条规定了在条约生效后发生重大违约的情况，应对终止或暂停生效的条约与终止或暂停条约或条约一部分的暂时适用作出明确区分。因此，应当修订准则草案 8 之二，以确认对正在暂时适用的条约或条约一部分的严重违反，仅使有关国家或国际组织有权以这一违约行为为由，终止或暂停此类暂时适用，但如准则草案 8 之二当前的措词所示，不得全部或部分暂停条约的施行。这种修订还将使该准则草案的案文与其标题“条约或条约的一部分因违约而终止或暂停暂时适用”相一致。此外，拟议准则草案当前案文中的“根据 1969 年和 1986 年《维也纳公约》第 60 条的规定”这一措词似乎表明，严重违反暂时适用的条约的行为可能发生在与这两项条约所规定的情况相同的情况下。各国和国际组织的实践应当已经证实了这一结论。但特别报告员的报告第 65 段指出，秘书处关于这个问题的备忘录没有提到任何与上述第 60 条的要求有关的内容，证明在这方面明显缺乏实践。报告还指出，特别报告员无法确定任何此类实践。此外，应当指出委员会第六十八届会议报告(A/71/10)第 270 段所述的观点，即不能简单地假定暂时适用条约或条约一部分的法律效力与已生效条约的法律效力完全相同。因此，虽然他理解并认可特别报告员在缺乏大量实践的情况下所面临的困难，但他认为特别报告员应在准则草案 8 之二提到比照适用 1969 年和 1986 年《维也纳公约》第六十条的规定之前，进一步处理和分析这一问题。

他注意到村濑先生就一些国家已加入条约而其他国家尚未加入条约而只是暂时适用条约的情况所提出的观点。特别报告员应考虑到村濑先生的建议，但同时应澄清准则草案 1 所述的本套准则草案的范围。最后，他再次对特别报告员表示赞扬，他的专长、指导和合作极大地促进了委员会的工作。

赖尼希先生说，特别报告员的报告载有关于该专题的重要信息，该专题的工作即将完成。拟议的准则草案 8 之二增加了准则草案 8 所规定的终止暂时适用的理由，准则草案 8 涉及 1969 年和 1986 年《维也纳公约》第二十五条第二款所述的具体情况，即在通知不欲成为条约缔约方的意图后终止。条约的暂时适用也可因重大违约而终止或暂停的想法似乎源于实际生效的条约存在这种可能性的情况。它是基于一种有力的推理，应当予以保留，并提及 1969 年和 1986 年《维也纳公约》中关于重大违约的规定。他同意其他一些委员的意见，认为通常没有必要规定终止或暂停暂时适用的理由，因为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只需通知其无意成为条约缔约方即可，如准则草案 8 和两项《维也纳公约》第二十五条第二款所规定的那样。但是，准则草案 8 之二似乎是一个有益的补充，涉及一缔约方意图对有重大违约行为的国家终止或暂停条约的暂时适用而不希望对其他缔约方终止这种暂时适用且最终不打算成为条约缔约方的情况。这似乎是保留准则草案 8 之二的措词的一个很好的理由，尽管报告中并未提到。他期待在起草委员会听到特别报告员对此问题的意见。

他不知道在这方面是否还应讨论终止或暂停暂时适用的其他理由。例如，可能会有不遵守条约规定

(即便只是暂时遵守)的内部政治压力，除非这些规定已根据法律要求，通常是根据国家宪法获得正式通过。因此，一国可能不得不终止或暂停条约的暂时适用，而不表示不欲成为条约缔约方的任何明确意图，如欧洲贸易协定最近出现的情况那样。严格来说，在这种情况下，一国不能根据准则草案 8 及 1969 年和 1986 年《维也纳公约》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终止条约的暂时适用。它可能须先宣称其不欲成为条约缔约方，之后再辩解说改变了主意。虽然特别报告员在其第二次报告(A/CN.4/675)中指出，《维也纳公约》中没有任何规定阻止一国终止条约的暂时适用，然后又通过批准或加入而重新加入条约制度，但如果一个国家先是终止暂时适用，然后(可能是短时间之后)又加入一项条约，其他国家可能认为这种做法没有足够的诚意。因此，他想知道本套准则草案是否也不应承认这种终止或暂停条约之暂时适用的非常重要的理由。

关于准则草案 5 之二，他说，虽然他同意特别报告员的意见，即应该可以就暂时适用条约提具保留，但他怀疑拟议的“不妨碍”条款是否是最佳方式。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第 68 段对这项拟议准则草案的分析涉及排除或改变暂时适用的某些条约规定的法律效力的可能性。但是，根据拟议的准则草案 5 之二，本套准则草案不妨碍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对条约的暂时适用提具保留”的权利，这可理解为就是否应暂时适用提出保留的权利。鉴于暂时适用的共识性质，这样做没有多大意义。最好使用一种表述，指出本准则不阻止或排除“对条约或条约一部分的暂时适用提具保留”的权利。最后，他赞扬特别报告员的出色工作，并表示支持将准则草案提交起草委员会。

上午 11 时 35 分散会，以使起草委员会能够就习惯国际法的识别举行会议。